



文選
竹鼻
卷八

和16
1.198
8



和
1198
8



文選纂註評林卷之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七命八首并序共為八首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仕西晉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冲漠冲虛恬漠也公蓋假托言之也嘉遯龍盤翫世

高蹈嘉遯遊之善者麟屈也游心於浩然翫志乎衆妙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絕景吞響音者使人不見不聞也

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狗華猶云務外也假設此大乃

勅雲輅驟飛黃輅車也驟駕也飛黃神馬也大夫乘此而行也越奔沙輾流霜越過

也奔沙即流沙也流霜西北地寒常多霜飛也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扶搖上

謂乘虛而行也堅謂乘虛而行也堅冰之津謂寒處也旌拂霄嶠鄂軌出蒼垠乘空而行故旌旗拂于雲霄之

公子之含華與狗華大夫正相勅鑿

塵車跡出于蒼天之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

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遂適

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玄虛深寂溟海渾濩

涌其後嶰谷嶢嶢勞曹張其前東王所居山外有員海員

其山尋竹尋丈竹也莊子地籟則衆竅是衝飈發而迴日

飛礫起而麗天衝飈急風也迴日使却行也於是登絕巘

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

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

洪伐於金冊玉牒金冊金國史也沒死也勒記也夫也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陸沈人中國隱者譬如無木有

百二句已括七命

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幸經資于事父愁洽百年苦溢千

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滄短羽之棲翳翬音穢促鱗小鳥也汀滄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傾殫盡也鑽屈轂之瓠解疏

屬之拘子欲之乎鑽解猶云破其惑也屈轂之瓠謂宋人

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為也屈轂曰然其

弃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猶可

者喻公子無用于世而苦自羈束也

公子曰大夫不遺

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萃集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北方極陰含黃鍾以吐幹據

大夫俞公子汚水也入仕故如鑽蓄草叢也屈轂之瓠使天人之大寶者謂富貴榮華也窮地而游中天而居者廣

夫欲以榮貴交于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也

蒼岑而孤生

黃鍾音律之長也幹枝也岑山也孤特也

既乃瓊巘

層峻金

岸岬

音啼瓊巘玉山也金岸岸之生金者增峻岬岬險高貌

左當風谷右臨雲

鳥排空而飛獸踞實而走

豁

風所生之谷雲所出之豁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踞實之蹊

謂險極也

踞履也與無同

搖別

月峻挺

茗邈茗曉

則危也峻高也挺出也茗邈茗崑高遠貌晞三春之溢

露遡九秋之鳴飈

謂桐多受風露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零落也根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雲梯陟崢嶸

構樹也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

前羽伐也音朗號鍾韻清

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

鳳鳴曰歸昌八風也黃之少宮發葶收之變商

龍火西頽暄氣初收

龍火火星秋則西南見暄暑也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

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素游也罹憂也毛詩我生之

後逢此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百罹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哇謳也嚴節急節也奏綠水吐白雲激

楚迴流風結

絲水白雪激楚流風皆曲名悲莫莫之朝落悼望舒之夕

缺

莫莫草日生一葉十六日後日落一葉月終則盡月小缺餘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

也檠發為之擗

檠發寡老之人聞也檠發為之擗標孀老為之嗚咽

王子喬也嗚咽悲也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王子喬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

從我而聽之乎

以上命之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

畫為雲屏爛汗

號鍾繞梁金材而知器舉樂奏促調高張

禮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音朗號鍾韻清

黃之少宮發葶收之變商

中黃土色少宮主政葶收

若乃

龍火西頽暄氣初收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奏綠水吐白雲激

楚迴流風結

悲莫莫之朝落悼望舒之夕

缺

也檠發為之擗

標孀老為之嗚咽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上既說琴公文色瑋璧以玉
子不聽故述飾壁青內蔥玉色
此蘭宮深宇
雕綺之飾欲
以發其心也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應門正南門也襲表

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言高也園繞也墉墻也

乃曉榭迎風秀出中天曉高也列子周穆王築臺號

峯青彫閣霞連樓觀如山之青長翼臨雲飛陞陵山長翼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玉繩星名

頽素炳煥粉分棋嵯峨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鏤金玉于室宇之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疏窓也圓井謂屋內向中下作

起交綺對楸重故為慶幽堂書密明室夜朗畫密言深也

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焦螟巢于蚊睫見晏子大

乃若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

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竹木曰林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飛采星燭華草雜色如錦之繁陽葉春青陰條秋綠陰條

華實代新承意恣觀華與實史代而新仰折神

俯采朝蘭蘭白芷也迺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迺

爾乃浮三翼戲中泚音止翼戰船也

沈絲結飛

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然後縱棹隨風弭

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孤竹管也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

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榜人船長歌曰乘鳧舟兮為水

飛亦成風尺蠖小物

動乃成響言靜也

飛亦成風尺蠖小物

動乃成響言靜也

飛亦成風尺蠖小物

動乃成響言靜也

嬉臨芳洲兮拔雲芝舟為鳥形今吳之青雀也嬉戲也樂以忘戚游

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此命之以居室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西方白其音商天凝地

閉風厲霜飛凝結也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

臨金郊而講師條勁葉稀言秋時也因氣效殺言獵也爾

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輕武戎剛四車名漢書

營雲髦雲飾竿上施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鷓鴣紅陽

也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隊伍輕翼謂鷹鷂之類

爾乃布飛羅張修罨陵黃岑挂青巒罨謂之罨罨也

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畫以為限守所獵地也網

也無疏疎外無之處也叩鉦數校舉麾旌獲鉦以數校舉麾以論其所

也是也剛豪獸也勁翮連騎競騫武齊轍騫亂馳也騫金

也鳥也翮落傷之也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

林竦揮鋒電滅竦驚也電仰傾雲巢俯殫地穴雲巢高巢

也所處殫傾乃有圓文之狎音狎斑題之縱音宗狎從獸名圓

也題班鼓鬣風生怒目電睒音從睒口齧霜刃足撥飛鋒

也鋒刃也此皆獸與鼉音鼉林蹶石扣跋幽叢鼉以鼻搖動也

也扣擊也恐懼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蹙封豨豨豕

也飛飛廉黃中黃賁黃賁黃育夏育金古之勇人拉虺舍鱸叔

控獬廌宅勾鈞爪摧鉅牙捍北買切魁白虎鱗黑虎獬廌為勇士拉控爪牙雖如

僵踣掩澤多也四足死者曰齒僵僵什也踣踣前覆也藪藪為

毛林隰為丹薄藪澤之中禽獸之毛成林於是撤圍頓罔

卷旆收為禮記前有塵埃則載鳴焉為者剝鳥皮置之竿

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虞

論最犒勤息馬韜弦最功第一也犒看駟連

鑣酒駕方軒其膳以駟馬連衡而行其酒用車載金駕而

千鍾電醕于萬燧星繁舉火以知酒盡也星繁言火多

陵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飲食充盈故脂膏香氣歡極

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于豈能從我而為之乎

薄亦林也

此命之以田也

樂之娛亦田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陽劍名歐冶善邪谿之鈺

赤山之精邪谿赤山出銅鐵鈺銷踰羊頭鑊越鍛成不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鍊鍊之名萬千言多也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豐隆雷公也飛

神噐化成陽文陰縵莫牛切神噐劍也化成

流綺星連浮彩豔發綺綺文星劍上所刻光如散電質如

耀雪霜鏐水凝水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珎巨闕蒙曹巨闕

指鄭則三軍白首越絕書楚麾晉則千里流血王作鐵劍

楚平非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

加其上

楚平非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

千軍頭昂白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灑灑血也斷浮翮

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絕亦斷也重甲兩重

之甲也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

猶云豈但如此也薛燭風胡二人知劍者也薛卷也言此

震薛燭光駭風胡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能震

動驚駭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

馬千匹千戶之二都實二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吳有

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與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是以

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

九國橫制八戎九國九州也瓜牙景附函夏承風景附

附者如影之附形也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劍也子豈能

我而服之乎此命之以劍術之雄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奇逸稟氣靈潤

受精皎月遊甲關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

二月而生眸睏黑照玄彩紺發眸眼也睏白精也言眼黑白

也沫如渾紅汗如振血大宛馬汗血秦青不能識其眾

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管青秦牙九方堙皆善相馬者眾

慌忽不見言爾乃巾雲軒踐朝霧巾猶也越春衢整秋御蚪

蚪螭騰麟超龍翥蚪螭亦龍也麟神獸望山載奔視林載

赴載則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

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水漏刻言刻未

上皆言馬爾乃踰天垠越地隔垠畔也過汗漫之所不游

走之速也躡章亥之所未跡淮南子吾與汗漫期于九該之上又禹

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言此馬過此三人行歷之跡也。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與日競走，此馬行過之頓下也。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此命之以馳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郡名，出黍。瓊山，出禾。此篇所述鳥獸、魚鱉之類，皆謂供饌也。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唐稷，播種百穀。農帝，嘗百草。爾乃六禽

殊环，四膳異肴。六禽，鴈、鴛、鷓、鴒、雉、鶩。四膳，孟春食麥，與羊、鹿、兔、雞。孟夏食菽，與鷄、鵝。孟秋食麻，與夫。孟冬食黍、稷。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鷄、鵝。孟秋食麻，與夫。孟冬食黍、稷。窮海之錯，極陸之毛。海中滋味曰錯，言雜也。伊

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伊尹說湯

變故曰：重九沸，勺藥為五味之和，故曰兼。晨鳧露鷓，霜鷄黃雀。晨，晨飛也。霜，露既降。園，按星亂方丈華錯。員，安方也。也，星亂華。封熊之蟠，翰音之距。封，大也。熊，獸名。蟠，掌也。翰音，雞也。距，足也。燕，也。言多也。

猩脣髦殘象白。皆美味也。鬍，外股也。殘，謂為猛獸所食。靈淵之龜，萊黃之鮓。音台。東萊郡有黃縣，鮓，海魚也。丹穴之鸚，玄豹之胎。丹

之穴，鳳雛也。胎，昌以秋橙，酷以春梅。輝，煮也。酷，和也。揚以煮，可和諸味。橙，秋熟。梅，春熟。故云。春秋皆謂紉箸，杯謂象箸，玉杯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范，蓋以六敵地為池。中，有九洲。求，懷子

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鱗，尾丹。鯉，紫翼青。著，支離。爾乃命支離，飛霜鏹，紅肌綺，散素膚，雪落。支離，屠龍者。霜，鏹刀也。肉之紅者，如綺。素者，如雪。散，落為刃所破也。婁子之毫，不能明其細。秋蟬

之翼不足擬其薄。離，婁明目者。蟬，翼言薄也。謂亦有寒羞。謂寒具也。羞，謂寒具也。商山之果，漢臯之棗。棗，橘類也。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樹似擯，擯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

核可作飲器設即核也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芳香也旨美也謂香美之味萬度選擇承意所

而進欲更代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荆南豫北地名浮蟻星

沸飛華滌接酒上有浮者如蟻故云浮蟻星沸言多也飛華花飛酒面珠也滌接如滌之相連接也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玄石即飲中山千日酒儀氏即儀狄也 傾壘一朝

可以流洄千日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 單醪投川可使三

軍告捷楚與齊戰或進王一軍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偏乃傾酒于水令眾迎流而飲之士卒皆感

惠盡力遂大捷單謂一樽也 斯人神之所歆美觀聽之所焯曄也歆羨

也焯曄榮之也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御食也此命之 公子曰耽

爽口之饌甘腊昔 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爽傷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

之器呂氏春秋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國之器玉杯象箸之類此答看酒之不可御也 鮮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融明也

徵應也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繼明代照配天

以曉之晉金德王故曰金華大人天子也繼明代照配天

光宅言晉德繼日之明以代其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

岐姬公文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有殷湯所都 南箕之

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南箕星名主風畢星主雨離附麗也

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雲官

王猷四塞由夏謚宇猷道也四塞充塞于四方也由夏中土也謚安

丹冥投烽青微丹冥南方也青微東方也言蜀

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却馬糞車言兵甲不

以晉都視蜀時鳥紀少昊在南時蜀已帝時穆美也破故云丹冥也投烽吳在東吳已平故云青微釋警微

張也以木柵鼎鑄金為器有德銘于水中為夷狄之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羣氓反素時文載郁羣氓民也反素謂反于朴

素文謂禮樂也郁文盛貌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人也凡釣魚者據于陸

而臨于水今沾于化皆能有讓也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樵夫野人也危冠武弁也短後服戎衣也恥笑不用也六合時邑魏魏蕩蕩玄

采薪者也輿臺賤人也危冠武弁也短後服戎衣也恥笑不用也六合時邑魏魏蕩蕩玄

錯雜用也象法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傳裔不謀也夏尚書五百

里荒服二語不傳於輜軒地不被乎正朔遠也莫不駿奔

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蛟昆蛟也昆蛟昆蛟也感惠無思不擾于時謂當

也擾也苑戲九尾之禽園捷三足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為鳥

獸之總名三足鳥反鳴鳳在林影影多於黃帝之園影多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孔甲少康後萬物烟燼天地交泰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綌逸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

帶言野無遺賢也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象刻百工傳說也兆發靈蔡太公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刻其形象而求之文王摛紳濟濟軒

冕藹藹摛紳軒冕衣冠車服也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

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

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庚市無

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于毀玉于其間而鬪者止齊閔王病瘖往宋迎文摯文摯視于疾謂太子曰土病得

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于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

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

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家之屋老子五音令人耳聾周易豐其屋蔀其家蔀言蔀蔽也田游馳蕩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

風載躔是時聖道淳是舉實為秋摘藻為春舉實言實也摘藻言

文也謂其文質並茂如秋實春華也摘發也藻文也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尚書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尋後塵猶云步武也

○求賢良詔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杜計而致

千里蹏蹏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之累犯時夫

泛駕之馬跡拓氏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馬有餘力乃能敗駕也

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國者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備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眾同也察審也審知狀

後舉薦之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書象而民不犯二帝但書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日月所

燭莫不率俾燭照也俾使也周之成康刑錯去聲不用德及鳥獸錯置

也也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

餘之東北發國名渠搜屬雍州在今河關之西氏羌別在西方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

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

此乎施為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

水未知所濟懼也猗歎猗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

休德猗美也偉大也歡宗廟事大何行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也上叅堯舜下配三五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言我不達不能遠道此子大夫之所覩

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者，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魏公九錫文。冊符命也。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文，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

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為尚書右丞。

制詔。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

武平侯。建安元年天子假曹操節，封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

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西土，長安也。唐，安也。當此之時，若

綴旒然。公羊傳：君若贅旒然，旒，旗也。宗廟乏祀，社稷無

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覬覦，下冀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

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

不世出當如九錫

厥心。假寐，不脫衣冠而寢。曰：惟祖惟父，朕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先正，前賢也。言我祖父股肱之賢，其誰憂我身。乃誘天衷，誕育丞相。誕，人也。育，生也。保，父也。

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將，封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敬承我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

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相與協謀安定之。後及

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

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黃巾，賊張角也。兵皆著黃巾，于首反易天常，謂亂天之常道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

君勳，尅黜其難。韓暹，楊奉，董卓將也。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

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建安元年

洛陽殘破，操遷許都，至是宗廟社稷制始立，先設壇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憚君

靈用不顯，謀斷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

又君之功也。袁術欲稱帝于淮南，操征之，術奔軍走雷其將橋蕤，操擊破蕤等，斬之，斬縣屬沛在陳東。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雖固伏罪，張

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建安四年，操征呂布，張揚將揚醜衆欲北合袁紹，操遣史煥邀擊之，使固張繡、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操南征，軍育水，繡等降。袁紹逆

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

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

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建安五年，操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操擊瓊，斬之，紹奔軍走，屈至也，官渡地名，蠡殺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

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四州，冀幽并也，袁紹領

青州，操攻譚，破之，斬譚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操征幹，斬之。海盜奔逆，黑山順軌，此又

君之功也。操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烏丸山賊張燕率其衆降。烏丸三

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

又君之功也。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袁紹之數入塞為害，言其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世，袁尚因烏丸據塞北之地，以為逆，而操經行險阻，束馬懸車，以上下羣

逆者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首向滅也。

往也，言天子大軍將向路而滅聲已先往。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

百城，八郡謂劉表所據地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

潼，求逞所欲。馬超成宜據關中，同為惡逆，以殄之，渭南獻

馘，言盡殺之，于渭南也。萬計，遂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去，單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言盡殺之，于渭南也。

于白屈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甲丁令二國名白屈今殊獨也請吏請為之

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班叙即班叙即班叙

倫叙叙也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

慝回慝邪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敦崇厚也

秩序也者舊之德及前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代立功之人無不序也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方之覆如也格至也言雖伊尹周之格于皇天朕聞先王

金建明德昨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

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蕃衛謂接護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

念功周成謂成王管蔡管叔蔡叔也不靖謂作亂也乃使

邵康公錫齊大公履錫賜也履足履使得行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五侯伯九州之長也

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

鉞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故周室之

不壞繫伊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

聲將封錫曹操乃引此古典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

弘烈尚書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綏爰

九域罔不率俾綏安也爰於也九域九功高乎伊周而賞

卑乎齊晉朕甚惡也惡慙也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眇小

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

河南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

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鄒慮山陽人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徵求竹使符五與十授符之數也錫君玄土苴子以白茅爰契余龜用建

冢社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肩北故云玄毛詩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冢社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畢公毛公周邵師保出為二伯自內而外外內之任君實

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

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風俗通諸侯有傳信乃得舍于傳故云故傳操先封

武平侯印綬并宜上還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織成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

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也君勸分務大

嗇民昏作勸分有無相濟也昏強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滯積多也是用錫

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冕三公服也舄履也君敦尚謙謙俾民興

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人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翼佐也遠

人回面華夏充實回面內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朱戶天子也君

研其明哲思帝所難知人惟帝其難之官人任賢羣善必舉任官惟賢

才是用錫君納陛以登納陛者致於殿兩陛之間使其上殿君秉國之均正

色處中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纖毫之惡靡不抑退百官有纖毫之奸無不抑而退之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言其勇也皆百夫長君

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于紀莫

不誅殛左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殛誅也是用錫君鈇鉞

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驤舉也八維四方四角也掩討逆節折衝

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盧弓十茲矢千形赤也

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

秬鬯一卣西珪瓚副焉自中樽也以圭珪瓚魏國置丞相以下

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魏公之國置丞相及卿大夫百官如漢諸侯之法

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戒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簡閱憂恤其眾也亮信也

○宣德皇后令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太后欲禪位于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

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即命也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其位其位謂在位首官也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蓋闕功不賞言功高也庸勲之典蓋闕謂報功之典無可稽也施侔造物則謝德之

已寡功侔造化則欲其德而其路無由故云要不得不

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言不得不立為名號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公實

天生德齊聖廣淵公謂梁王也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

月而二儀貞觀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不久也九星謂九儀天地也真正也觀視也在昔晦明隱鱗戢翼梁王微時

儀天地也真正也觀視也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謂潛隱之時

讓齒謂推尊也師博也博廣也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謂潛隱之時

而似不能言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文擅雕龍

而成輒削橐擅專也七畧齊人為之語曰雕龍文也橐草也爰在

弱冠首應弓旌凡天子招賢良皆使使執弓旌為信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博通四句俱隱鱗戢翼意也

未寓屬筆勸勉之意

漢相如枚乘之徒游于梁孝王門聲名籍甚謂衍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此之

譽自高薦進也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

締構斯在齊書鬱林王即位改元隆昌明帝即位改元建武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締結也構合也

隆賞薄嘉庸莫疇疇報也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一馬言少也左

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六百之

秩大樹之號斯存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

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伐功也及擁毛司部代馬不

敢南牧州也代謂北湖也收放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

夕起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惟彼狡童窮

凶極虐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衣冠泯絕謂梁王

冤謂之冠族泯滅也既而鞠旅誓眾言謀王

此叙梁王定齊之功

內伐鞠告也左傳公會白羽一麾黃鳥底定鷩子武土率

齊侯于洮謀王室也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

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甲旣

鱗下車亦瓦裂尚書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致天之屈拱

揖羣后屈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豐功厚利無得而

稱言功之多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總至四塞五老游

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愆焉輶軒

萃止堯有五老游于河而歌歌訖飛入于昴言梁王亦應

也輶軒使車也輶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不遠而復毛詩

匪席不可卷也周易不遠復無祇悔言梁王讓位不受有

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請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

也

堯見五老入

于河老人曰

河圖將來告

帝期又一日

河圖推龜告

帝謀又一日

山川符警衛

聖恩又一日

河圖推龜衛

王繩

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諸侯言曰教宋公謂劉裕也義熙十三年北伐大軍次留城令

修張良廟

傅亮

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

綱紀 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者主簿宣之故 夫盛德不泯

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孔子曰微管仲吾 張子房

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易坤辭云君子黃中通理繫辭曰風

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夷平也出 固已參

軌伊望冠德如仁 參軌比跡也伊伊尹也 若乃神交圯上

道契商洛 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上商洛山名四皓居其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 或顯或晦窅然深遠難以深究 淵流浩漭莫測其端

矣 言其度量深遠不可測度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塗次佇駕留城子房所

地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頓壞也撫跡懷人求歎寔深

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

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禮記趙文子與叔

譽游于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

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擬之若人亦足

以云 擬比也若 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

薦 左傳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抒

也刊缺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宋

公過此見其荒蕪故令修之

傅亮 綱紀夫襄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孫卿子

類之本也貴 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 啓藩斯境 斯境謂彭城 素風道

業作範後昆 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本支之祚實

隆鄙宗 祚福也鄙者謙言之也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 而丘封翳然墳

塋莫翦 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也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夫愛人懷樹

甘棠且猶勿翦 毛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公出爲召伯止棠樹下聽訟決獄後人思之故愛其樹

而不 追甄墟墓 信陵尚或不泯 甄表也泯滅也漢詔魏忍伐信陵君守冢墓五家 况

瓜跌 庭結 所興開源自本者乎 毛詩曰縣縣瓜跌跌蔓也 可蠲復近墓五

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蠲免也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徭役令長給灑掃

策問 ○ 末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學有才爲中書郎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黃帝

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 華封致乘雲之

拜 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帝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口

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 華封之講此互文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 舜有告善

也設之五達之道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爲銘于筍簾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語寡人以獄者揮鼙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敷布

朕寅奉天命恭惟末圖 寅敬也末圖長策也 審聽高居載懷祗懼 六

曰王道高居而遠望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動則

徐視而審聽祇敬也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 言則右史書之雖言事則史書之未箴謂未有直言之戒象象魏也

未箴謂未有直言之戒象象魏也

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主。禮記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于學曰俊士學太學

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三道國體

也故事三公辟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召以四科取士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

夫民之大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文帝即位賈誼

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夫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良以食惟民天。農為

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雖有城池之險無粟則不守

有水旱之災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上

膏而朱紘戒典。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將使於午也青旗朱紘皆躬耕時旗飾也

杏花菖葉。耕獲不愆。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曰春秋也先者也于是始耕獲清圃。古文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者叔也愆失也

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清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而釋耒佩牛。且

泐莫反。鹽鐵論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韞囊為泐曰何為帶牛佩犢泐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富者兼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擅專也其事為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爰易也言欲使時俗之常也

易之創為此制馮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起引漳水溉田鄭民歌之曰

懼驚煩愚民也決鄣水兮灌鄴田。終古馮鹵。今生稻梁。秦大夫白公為秦

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馮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興廢之術。矢陳厥謀。矢直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舜典欽哉

之卹自氓俗澆弛。氏法令滋彰。澆薄也肺石少不寃之民。

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于傍主

司以之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于下劉隗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亾故有夜哭之

鬼言寬邪者多 朕所以明發動容 是食與慮 早起晚食動

思以雪之也 傷秋荼之密網 惻夏日之嚴威 容貌與思慮

也 賈李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 永念畫冠緬

追刑厝 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 上世用 徒以百鍰

環 輕科 反行李葉 四支重罰 爰創前古 罪者周穆王有此

刑科季葉穆王時也 四支謂墨 訪游禽於絕澗 作霸秦基

游禽未許董闕于為趙上屯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墻

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

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

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歌鷄鳴於闕下

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故曰秦基 稱仁漢牘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

文帝憐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 一途如爽 卽用兼通 昌言

所安 朕將親覽 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爽不同也

又問聚人曰財 次政曰貨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尚 泉流表

其不匱 質遷通其有亡 衣比也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

有無既龜 貝積寢 緝 纒 兩 專用 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

以緝緝貫穿之也 世代茲多 銷漏參 三 倍 銷磨缺漏減薄

三下貧無兼辰之業 中產闕存歲之貲 下貧謂甚貧也兼

中平之產者存歲謂 惟瘼郵隱無捨 矜歎 瘼病也國語祭

民隱而除其害無捨 上帝溥臨 賜朕休寶 命邛 恭 斜 之 谷

開而出銅 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 且有後命 事茲鎔

範 謂此銅後將命工人銷 充都內之金 紹園府之職 新論

也 日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于都內金錢也

紹繼也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圜均而通也 今將繼之也

也 銘銷也 範法

也 銘銷也 範法

也 銘銷也 範法

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但赤久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

民故有子母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民多姦錢而公

錢重謂母輕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久一當五以赤銅為其郭也榆莢如

謂子權平也榆莢之開塞所宜悉心以對開用也塞不

若初直千二薄也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遷革

百母當一千也治曆之法也宋均曰陽備則宜改憲憲法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

有曆數有曆也淮南子冬至為德夏至為刑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

理知數而不知理曆家所以流于誕知理而不知數儒家所以近于迂今之治

曆亦在理與驗應數兩究之耳也紛爭空軫疑論無歸之理紛爭其事者甚多而疑論

竟無所指歸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之玉燭風雨玉燭言風雨調和也

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今欲使如堯明後德而義其麗

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騶騶黑

白馬也建寅為正今正月也建丑為正今十二月也

言黑白改色寅丑殊建何者為可其分別明白言之

○末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此欲問井殷富且期振齊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

民之皆竊者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五辰空撫九序未歌五辰五

也九序六府三事也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黃帝

未歌者謂治化未成義上觀于賢也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若墜之惻

時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神之事而問之也每勤如傷之念相軫若墜之惻

慎獄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秋年稔秋穀熟也而多

文選卷之三

黍多稌杜不與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

多黍多稌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幽七月詩云無衣無履

何以卒歲言宣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疲弊之民登爾於

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言登汝于朝是望大議

以正君可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典堯典也命乃命義和之類上叶星象下符

川嶽三公法三台九卿符河海叶合也必待天爵具修人紀

咸事然後公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

不忒朱宣少昊氏也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工官也九工即舜武差失也周官三百漢位兼信

黃故云黃序庶績眾事也凝成也

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

漢書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

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謂從漢至齊游散之

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言若閑散之官盡廢則怨嗟橫議冤笏不澄則

坐談彌積冤笏官之服飾也坐談廢事也何則可修善詳其對則法

行之善為詳審以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

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必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

故能出人於咄危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文無害文無

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

此因官不稱職眾欲汰冗員

此因天下守令不職欲蒐選才

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項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簡

縣令曾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

河南尹袁安問之疑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視之親與恭

俱坐系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

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

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

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云未馴未散

言無魯恭宋

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均其人也

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智畧輻湊

及十餘城之守職事甚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

刺史縣令

豈薪樞之道未弘為網羅之日尚簡

亦如此

薪之樞之言山木茂盛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而用

之也簡畧也網羅日多則大可以得鳥目簡則小無可得

鳥言求賢不廣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無恐侵犯執事之也

而不正辭

以對也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

此欲之權宜

文選卷之四

此欲之權宜

不修其禮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強國而已豈非瘠

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抱朴子曰規行矩步是

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金烈今農戰不修文儒

是競

修理也競

奔本狗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

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宋臣墨翟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

者衛麗可嘉譬如女工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

非聖人者無法既猶窮也

謂道窮而濟之以權也

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言先衣食而

道奚若爾無向從

後文藝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不綱言失其紀綱也關

宋人

此欲遣辭士

奉尺之書

報集未定諸

宋經離亂之民未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

思其所以濟之也布德修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

賓詩云皇皇者華遣使臣也皇華美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勳夷遠北歸之念

也百葉繁禽喻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此喻北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豫青徐兗冀曰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

沃朕心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何由也人誰或可問誰堪此任也誦述也沃猶言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齊東昏侯無道比之紂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永念猶懷慙德天子當展而何

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斷雕刊

方經綸草昧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圓斷雕而為樸去角採

三王之禮冠履簞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

倉廩未實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也未足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王耕三推庶人終于畝百姓不足

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稊歲課田租芻稊草也以供餼愀

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故曰滿堂之念家給家家皆給也饒足也漸登九年之

蓄稍去關市之賦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今將去之之門者稅錢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

良說

此欲諸生專精經術以興學校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畧

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雖一日萬機早朝宴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

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桓公好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與公曰諾于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

中皆不服長纓上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言以德薄而業則優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且夫摶紳道行祿利然也摶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然也

使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怒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玉為好馬矣于是不能其年千里馬至者二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宛頭于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非龍而輜繅下葉公如拾地芥而特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夜聞子衿不作輜繅車前衣車後為輜言貴位之服如也夜無也子衿學校也弘獎之路斯旣然矣然猶如此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叙實言末功效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非政

嬰日伏青蒲罕能切直輻輳如衆輻之集于轂也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地諫者伏其

此後諫直氣諫之氣

大星集言詩本卷八

三六

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齊末人多忌諱此風不返乎將謂朕空然

慕古虛受弗弘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周易君然自君臨萬

寓介在民上萬萬字內也介特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

上疏髡削謂五刑也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

路絕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

以陳極言無隱

表

○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俾使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

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世宗孝武廟號也陛下

獻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遭遇厄運勞謙日仄厄困也日也

獄降神異人金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卓犖音麻卓犖也初涉藝文升堂觀與南朝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罕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

不足怪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張安世為郎上行

尚書令言此二人雖聰敏比之于衡不足為怪異也忠

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國語闔廬聞一善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

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

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

子曰直哉史魚厲者高也言此二人之直不能過衡也鷲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

草何後
草無成
守也

于江夏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與升堂觀與言初

學已見道之深也

音奔 涌解疑釋結臨敬有餘全塵也昔賈誼求試屬國詭去聲

係單于賈誼曰何不試臣為屬國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

屬國典入朝比內諸侯軍請願受長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

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賈誼終軍皆年

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

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

典記室言衡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天衢雲漢以喻

才可與此比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

門之穆穆紫微星喻帝座也尚書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

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鈞天廣

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可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

之所貪激楚清辭也陽阿飛兔騶飛兔騶馮鳥絕足奔放良樂

之所急也飛兔騶馮鳥古之駿馬也王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篤厚也慎

衣也必無可觀米臣等受面欺之罪言等知此表非融一

○出師表後王建興五年亮率軍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

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謂備也三分吳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

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恢大宮中府

此先叙先帝創業之難次叙賢才足以興治次自叙受付託之重末以討賊之效自許以期有成也

大星漢書卷八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

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姦犯謂姦偽也科條也昭

以宮中事咨

明也偏私謂

用情不均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郭攸之南陽人也

管中事咨名費禕字文偉江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裨猶也裨益也

將軍向寵

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暢達也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也

頹壞也桓靈二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

臣也

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於南陽

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猥猶曲也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寄委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

建興元年南中諸部皆叛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

平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中有蛇毒交夏即發觸之者

孔明既以興死惟冬春可渡言五月渡瀘以見非後自期以得已也凡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

足當將帥三軍北定中原原謂魏也中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忠陛下之職分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

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植還雍自常自憤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

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是者君父所不愛畜夫論德而授官

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畢命猶云盡命也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

素餐所由作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

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二虢謂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于虢而不辭者亦自以德堪之也今臣蒙國重恩

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

謂厚幸矣三世謂武文明三帝也陛下明帝也升平太平也言已無功于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而

位竊東藩爵在上列植封鄆城王在東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

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此見荷國厚恩不可不報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

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

慙玄冕俯媿朱紱周禮王之五冕玄冕朱紱挂觸也即挂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也植言我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晏安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

太和也稅舍也敵國未平故武士不暇安枕席故啓滅有扈戶而夏

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啓夏王有扈夏之諸侯不世

奄乃周公事而曰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卒乃卒業簡良授能以

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簡擇也

虎皆言王賢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

弋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君父也耿弇光武將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

盛可閉門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

至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

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齊威王出獵忽然車

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

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

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

越兵冠境甚于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

士遂退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占

其便在此

也。其便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

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

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

謂素習練之兵者。老也。卽世死也。言將士雖死而其名存也。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

習戰也。雖有繼此而生者。不若宿將舊卒。習于戰而可用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

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效致也。毛髮喻小也。不世之詔

謂出常格也。錐刀言小用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

任。大司馬曹休也。必乘危躡險。騎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

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虛其雄率。殲其醜類。馬黑色曰騊駼。所獲之左耳也。

殲盡也。醜眾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愧謂竊祿之愧。挂懸也。如

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

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

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禽息鳥視。無所作為。也。圜牢。畜鳥獸之具。流聞東

軍失備。師徒小衄。女六切。流傳也。衄縮也。東軍謂伐吳。輟之軍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輟

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輟止也。奮袂舉

袖也。攘袵。振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

玉門。北出玄塞。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赤淮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

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文選卷之八

三五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

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

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圖敗晉魏駟以其身却退秦師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史記秦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

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

三將穆公復二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

之役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與魯會

子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盡還魯侵地絕

纓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晏燭滅

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

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

昔絕纓者秦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

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魯

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二百餘人單力疾鬪遂大剋晉

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以秦趙同祖也植嘗遭

諸賤為侯臣竊感先帝蚤崩威王弃世先帝文帝也威王

故有是引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

名金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騏驥駕車吳坂遷延

樂仰而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齊人韓國相是以效之齊

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齊

捷疾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

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

以歎息而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

道也博局戲也企舉踵也竦猶立也抃拊也昔毛遂趙之

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俱入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銜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此之謂骨肉之親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太和五年植以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治也寡妻寡有之妻也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傳富辰曰周叔二叔管蔡也咸和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周之盟會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爽左也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舛

不至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

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

椒房恩昭九族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羣臣百寮蕃休

遞上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

施恩者矣賀喜曰慶問哀曰弔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

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氣類僚友也近且婚

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遞閱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

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一切猶一聚也春見日朝

秋見日觀皇極紫闥天子之所居也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

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展行禮也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膏沐也沐湯沐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等同也百司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拔授謂拔擢任事也言已若非宗藩亦必見采錄也若得辭遠游戴武弁遠游冠王弁武士之冠也解朱組佩青紱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組佩將軍青紱駙馬奉車趣

得一號漢書奉車都尉掌駙馬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珥筆簪筆也謂侍中之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拾遺謂拾其遺闕守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

聖問拾遺左右拾遺謂拾其遺闕守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

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鹿鳴

臣嘉賓也。棠棣宴兄弟也。毛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

罔極之哀。伐木宴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

息也。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齊莊公襲莒。杞

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于

城下。而哭之。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淚。十日而城為之崩。

鄒衍盡忠于燕。王玉信諾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

天為之降霜。言已誠足以崩城隕霜。而不見信。故云虛語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三光日月星也。福始禍先

謂諸王皆不上表。柏獨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友于兄弟也。否隔不通也。

獨唱謂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

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

信也。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鄙。固非虞

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是臣悽悽妻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

聞者。鶴立舉踵以翼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讓開府表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

封。絕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為

三

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

臣祜言。臣昨出昨出謂休浴出也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

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台司三公儀百物使也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

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

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

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故云外戚誠在過寵。不患

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曲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

自中發詔非次也。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

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

哉。傾覆言受開府也若此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

言禍敗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越石父謂晏子曰士屈大臣

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

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緣因也所蒙謂開府之職斯義

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

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

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

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

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喜字

上黨人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魯芝字世英扶風人光祿

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李胤字宣伯遠東人皆服事華髮。以

禮始終領職曰服事謂服公家之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

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

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

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

還屯前恩謂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

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留連謂因

而羈而羈犯田也

○陳情表

李密

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表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欲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背弃也行年四歲舅奪母志奪志謂易其母守節之志祖母劉愍臣

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

立零丁孤弱也成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

息外無蕃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晚有兒息言

謂暮服及大功小功之親強盛也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常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聖朝謂

榮乃守制名無主無人主奉供養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之事也隕落也隕首斷落其首也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
 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偽朝謂蜀也郎署謂
尚書郎言我欲圖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所滅故云俘過蒙拔擢寵
 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渥厚也盤桓不進人命危淺朝不
貌日迫西山言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廢遠謂廢養而遠離也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

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也言非但人知天地亦知也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結草即老人亢杜臣

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因上表謝恩

陸機

陪臣陸機言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稱陪臣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陪今月

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賚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

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王攝政故稱板官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祖

據武子有妾無子武子病謂子穎曰吾死嫁之又曰以殉穎乃從初言嫁之後與奈爾杜回戰類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蹟見獲穎夜夢曰余妾父也報不妾之靈

父孫抗皆吳臣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尚書無擢自羣萃累蒙榮進萃聚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

登三閣宦成兩宮人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

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齒列振景拔迹顧邈同列邈遠也言振其光景拔迹也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義足灰沒言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

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也無節謂不能

跪也厲危也齊王罔字景洽問舉兵討倫朝之禪文受禪

也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誅始謂罪

已雖繫獄負重罪此心實不負天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

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龍顧榮

字彥先曹武字道淵言此六人陰蒙迴避崎嶇自列陰蒙迴

傾倒也自列謂自分別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

皆可推校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而一朝翻然更

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尚留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罪也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何

者臣之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釁罪也言罪莫大于不思

察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陛下

都王也宥寬也霜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

此乘謝恩二節併白前受誣之狀

三言查

就散輩散輩謂散官之輩也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無所

容。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

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不悟猶云不意也丹書定罪之書也

辱大命。顯授符虎。符虎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使春枯之條

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陸沈謂無水而沈也翔鴻喻朝

士也。言我頓蒙天恩。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

致朱軒。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

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隨為冀州刺史青組朱

軒金二千石飾凡犯罪名已定而逃亡者謂之亡命

臣所荷。未足為泰。力比也泰即孟子豈臣蒙垢含吝。所

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

常憲。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

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勸進表。愍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

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琨

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

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琨

建興五年。建興閏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

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

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此篇全用左

文選纂註卷八

四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蒸衆也樹立也對配也越揚也司牧主養

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

奉之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

得已而臨之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於天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

郊廟或替則宗哲慕其祀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所親戚藩王之英哲以繼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現臣匹碑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三五謂三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三五謂三

葉重光四聖繼軌德故云重光四聖謂武惠懷愍惠澤侔

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自

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

危有若綴旒宸極喻帝位御謂御人之道天王崩賴先后

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先王謂上四帝也洛陽破後大司馬南陽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象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

不悔禍大災荐臻不圖不意也荐重也言大國未忘難寇

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犬羊喻

幽劫復沈虜廷仍因也言現等使人奉酒請長安還因知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神噤天子位也流離崩喪

塵平陽也神噤天子位也流離崩喪

又喪也荒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

逆謂劉曜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食土之

之類謂盡天下之人也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言承前二

理祖父恐遺匹承問震惶猜爽飛越承問謂聞破且悲且

惋五情無主五情五舉哀朔垂上下泣血朔垂謂臣琨臣

匹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

多難殷憂喻夜也相濟言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

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公子小

恒公伯諸侯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晉

驪姬為夫人諸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

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命名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織垂典自京畿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翬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菽以過之翬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

所滅遘過也離離也言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

德伐叛以刑元帝居瑯琊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抗明

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攝服也純化既敷則

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企踵謂自

首至足此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穆穆謂自

悅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夏訓夏書也美宣王之興

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顯

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顯

然莫不欣戴顯然仰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

胤唯有陛下元帝宣帝億兆攸歸曾無與言萬姓歸天

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左傳介之推曰

吟味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

情允洽齊遠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體徵者蓋有百數

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冠帶謂四方士人要荒謂要

以上尊號考度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

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

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曾天

傾首之望慰安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夷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萬人得君猶枯木朽臣現臣匹

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

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浹辰十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鍾猶云適當也季末也九

而不恤哉齊與視同狡猾也同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退讓也昔惠公虜

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緝穆好我者勸惡我者

此段發詠歌有主主晉祀者非
訟獄之歸與君其誰祚福也
天地符瑞之
至便見受福
非私

懼左傳信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
懼左傳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
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緝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
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虜秦言為秦所虜也圍孺子名闔合
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

遲久也

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
之執事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盛禮謂冊尊號之禮謹上臣現謹
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溫嶠字泰真太原人劉琨假

馬使詣主簿臣辟閭訓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臣礪遣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榮劭字茂

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謝詢河東人元康中表為孫氏

置守家人
詔從之

張俊字士然吳國人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左傳晉滅虢襲虞而修虞祀樂毅伐齊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

一人與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

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建羽之死臨哭其
喪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

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

歷引湯武晉
燕漢高事使
見孫氏二君
之守家不為
世據

侍尊均執與
吳事正切

晉公禮恭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

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哲王

不廢亦可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止戈為武言用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遠國也序謂有

各築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

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

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孫氏謂皓

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當時受恩多有過

望過望過其臣聞春水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

室詩曰鴟鴞既取我子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

之惠詩云昊天罔極又云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孫堅字文

尊號諡曰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復

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真井堅屯梁東為卓

陽人大破卓軍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土且有五色氣

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

冠承業羣狡謂董卓之徒往朝謂漢朝也堅子招百越之

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

已著曹操與袁紹相距于官渡策陰謀襲許夫家積義勇

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

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

造吳基也三葉謂堅策權也殘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金宜應書破吳之時

追錄先賢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先代謂漢也。從坐謂緣孫皓連坐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一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榮壟末以為常。

○讓中書監表

庾亮

字元規。明帝欲使為中書監。表讓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檢操行檢節操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元帝也。時福也。龍興中興也。

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時隨父會稽

帝謂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元帝娉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奉

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階因也。累重也。服任也。濯纓入仕也。頻繁省闈。出

總六軍。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出總六軍謂為王敦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

達。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

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譟既集。上塵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祚。聖政維新。謂明帝也。諱紹。元帝太子。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

中表不同。言更宜避嫌也。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

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

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

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

今之盡敗更由姻昵。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

二竇閻鄧梁何是也平進言不假姻戚而進也。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

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輕薄猶云寒微人以此忽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

權寵四海側目。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喻事有

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允信也不容誅言其

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

嫌之於國是以踈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

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踈附謂

姻進謂外戚也重闥宮門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有親以

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

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二相王敦王導也明其愚款朝士百寮

頗識其誠天下之人何可開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

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

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恹恹。恹恹口屢陳

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恹恹誠

見信也屏營併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

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今地謂嫌宜之地違命

歸骸謂之骸骨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觀其辭氣則富貴寵榮所不能忘却

○薦譙元彥表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讓不交于俗李雄盜蜀安陣徵秀秀不應躬耕

山藪桓溫平蜀後上表薦秀

桓溫

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臨河而洗耳舜以天下

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

矯跡以敦在二之節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

師教之君食之三若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

斯軌所以篤俗訓民辭一流競謂使奔競之俗寧一也伏惟大晉應

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兕宜綱也詩云肅肅兕冒而食也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宣王

不能用賢也絕響無聞謂野無賢人也斯有識之所悼

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指穆帝也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奉役謂征蜀也鯨鯢

於亡齊之境庶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

季賢人也史記燕初入齊聞王蠋賢使人謂蠋以為將封

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渭水濁

而不汗也清謂處濁世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

願瞻周

宗穆帝諱
字彭子康
帝崩即位

道中心也。今中華為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望謂登仕之望也。凶命屢招，姦威相逼。李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之子，壽辭命皆不應。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

立誓不降辱。抗舉也。玉立言貞也。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

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土莽既篡，遣使奉璽書安車。

馴馬迎龔勝，勝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豈宜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故云。

對。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節。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

先，崇表殊節，聖指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

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言當以勸勸俗也。

若秀蒙蒲帛之徵，蒲蒲輪也。帛束帛也。皆所以徵賢者。足以鎮靜

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幽遐言遠夷也。

○自解表。初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官尚書，逮帝初反正，抗表自求解職。

設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

寔所敢喻。勢弱謂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于桓玄，不能自保也。敢喻言可以為喻也。昔

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

危授命，忘身徇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

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桓文進到姑熟，羣臣勸受九錫及禪位冊。

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貸謂假借。劉

裕誅玄反正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佇聽也三罪去三而綱而

留一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之謂不解

尚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僣

俛從事自同全人裕誅玄時帝尚未反正故云否隔志進退猶云不知進退也僣俛從事厚顏也

今宸極反正維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乞解所職待罪

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旄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屈至

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河流遄疾道阻且長遄速也加

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

為墟宮廟墮頓鍾簠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墟鍾格言都邑荒蕪

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而生禾黍也屢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

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五陵晉文帝崇陽陵

原陵景帝陵峻平陵及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

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

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

復因裕此表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司勳官名主錄功勤者也故尚書左

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

外勤庶政義始謂初起義兵也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

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加丹陽尹頃戎車遠

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班同三事謂贈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義熙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

虞既殷內難亦存時屯世故靡有寧歲義熙五年慕容

翼之勳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惟

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風俗通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

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左右助也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履謙

居寡守之彌固履踐也居寡亦即履謙之意即懷多益寡之寡每議及封爵輒深

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抑絕謂辭封爵也古

賜以爲茅封五色于撫事末念胡寧可味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賜以爲

宇言無此事何可昧而不言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俾忠貞

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濶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

啓上合請付外詳議屯難也夷平也如云險夷對始終而言也金蘭喻同心也乃懷所懷也朝

聽朝堂之聽也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齊明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

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

之愛降家人之慈太祖諱道成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世祖武皇帝情等布

衣寄深同氣世祖諱贍字宣遠太祖長子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大漸病將死也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日見屬後事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明一至謂之偏材

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鬱林王也棄常謂廢帝也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造成也左傳范宣子數諸戎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東牟侯與居惠王

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言四海聞廢王皆歸誓在耳也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

誓在耳也

帝崩未久也

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于善人也契濶謂勤苦也

繼初以鸞林王見廢為負武皇之願託而讓封似矣未幾廢帝自立是豈可

子之節詞欺世蓋如

屬後事

帝崩未久也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高寢高祖寢廟也。武

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淚下曰泣血。寧容復微榮於家耶。

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霍去病征

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表率也。列岳謂比于諸侯也。尚書古

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恆。物誰謂宜。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

驃騎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于鴻毛。而積禍重于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

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

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一匡管仲也。千室謂

諸侯之封也。宅居也。近甸謂宣城也。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

彌固。永昌之丹慊。若獲申。羊祜封鉅平。于世祖受禪後。以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中書監。上疏辭讓。故乃云懇誠。丹慊也。順許謂許所請也。謙不

足也。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易昭言其心事

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

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梁武

受禪以為任昉

吏部尚書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

關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素門凡流。言無門至也。輪翮。運也。翮。翼也。進謝

從治經時叙
至出守作牧
為唐為民謙
不堪職也

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

三冬靡就進退猶云上下也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籬不

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戰國策蘇秦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說秦王而不

作牧以意改興謗漢書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及遷徙

勝之事也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

兼兩昔馬援以意改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

先賢所慎也以上語意本此褚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

為民知井曰之逸古得罪之人皆著赭百年上壽既曰徒

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徒然空言也亂離斯瘼欲以安歸凡百歲稱上

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明夕關外一區

鍾阜朝夕謂海潮也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

同娛老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上疏乞骸

主以娛養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後漢書鄭敬折芟而坐

然樂在其中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

謀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湯放桀三千諸侯

臣曩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

昧敢叨天功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等謂已為齊臣也慙言

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顧其身不政

亦示同策民
之志耳隆器

此自叙歸田
之樂無意臣

亦示同策民
之志耳隆器

大名大官也 留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

故云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

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祜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祜

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

與同舍生韓子合銀買驢令從者餽以給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夏侯勝曰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

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惟難銓衡以平輕漢魏以

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

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郭泰字林宗

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

賞識天下言拔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統為郡功曹性好

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統為郡功曹性好

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

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戰國策淳于髡

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

郭之外

人亦眾乎

其餘得失未聞

偶察童幼

天機暫發

願無足

算其餘謂許郭之外

魏志曰王修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

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遠落

毛玠魏尚書山濤晉史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李末也陵遲零落

鴻都不綱西園成

市後漢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

爵者士君子皆驅與為列焉靈帝即位太后臨

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

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金章盈笥未詳金章印也笥謂

盛衣器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

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

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公則失授於私則

失受故云交失

文選卷之八

五十七

自此至豈獨無心明封侯者必以大功皆言有功而封也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為鄭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安帝崩惟

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

附唯在恩澤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但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高祖功成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

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范汪字玄平為雲遠祖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裁斷也元凱八

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下邑少連為先志

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

將亞冢司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庶庶幾也齊末元初雲

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能速

珍龍自明先世素以隱逸自標欲守其志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亦若此也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高祖功成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

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范汪字玄平為雲遠祖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裁斷也元凱八

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下邑少連為先志

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

將亞冢司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庶庶幾也齊末元初雲

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能速

達車千秋自園寢部論良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于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

其不可不敢妄冒言雖無知識至于名實不當損國累身亦知不可故不敢叨冒也陛下

不棄菅野龍初與帝雲目喻也絲相知時有隱麻喻賢良也蒯快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管蒯草名可以為索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

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王表薦琅邪王

曠及王僧孺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通壤引川則溺者安

任賢用能則亂者理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古者統而前旒統塞耳所以掩聰也故云隱充滿也符璽印也統古冕字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爰盜謂許由一讓而陞白駒空谷振鷺在庭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空谷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也在庭謂在王庭也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隱鱗喻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之流也藏器謂藏治

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于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尹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非取製

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註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尚書禹作司空棄作

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

寢議廟堂借

聽輿阜輿阜賤人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謝靈運宋

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僚官也言英

下職不可以位卑貌陋而限之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

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七葉謂自王覽下至曇首僧綽儉

海內所推美也神清氣茂允迪中和迪蹈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

教之樂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常以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有樂地何為乃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

賜書漢書班彪幼與兄嗣共游學家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踈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

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台三

勢利不在乎不肖與仁賢也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言使此人居庠

主三公也言此人不可人皆傾心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荀顛字景倩

而仰慕也第六子黃初木除中郎高祖輔政見觀異之曰觀令君之

子也有父風李固字子堅司徒郗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

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

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僧孺東海鄉人也筆耕以筆代至乃集螢映雪編蒲

緝柳車胤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

蒲截為牒編用寫書孫敬先言徃行人物雅俗言古人言

在太學編楊柳簡以為經甘泉遺儀南宮故事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

不備成圖抵掌可述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

畫地成圖豈直廳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

無所忘失訪對不休者

舉孝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必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文士傳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士庶皆服其博識

質疑斯在。金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言雖已之言可廢而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爵秦既長大貴上表請歸封于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也表與集詳畧不同

任昉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陰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

長德。

國語曰奕世載德載成也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卿大夫稱家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而深鑿止足。脫屣千乘。言兄賁有止足之鑿視所

夫難奪。守以勿貳。謬誤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

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

理屈。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奮以父遺敕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丁繼卒于鴻當嗣上書讓于弟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

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求惟情事。觸目崩隕。先臣謂

若使賁高延陵之風。

臣忘子臧之節。延陵季札也讓吳子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左傳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張純封武始侯丁繼封陵也

陽侯家臣純家丞翁也奮

有兄恨常被

察純遺遺敕

無功爵不當

傳嗣及大行

移書問嗣翁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稟承在

上書奪詔封昔謂父出繼之命也終天謂本生也

臧讓曹故互舉之

是廢德舉

豈曰能賢

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奉豈日能
賢素引此以明讓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
澤苟遂愚誠爾
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不任丹慊之至
免當投窠草澤以遂已志
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質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然則配天
移易置諸書府則編簡殘毀不如立碑之久也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南高祖廟前有碑索王孔子也沂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
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共列七碑

於西河

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此言沂川之碑

也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此言泗水之碑也故精廬妄啓必窮鑄

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

顏

尚刊勒碑頌况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者乎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

帝則周公其人

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

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尚書曰爾有嘉猷則五教

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

入告爾后于內左傳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東平王蒼曰人為善最樂

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鴉東徙松檟成行

周公公有居攝之情猶子良有代宗之

議故假鴟鴞以喻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收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言成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又為人畜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

油素家懷鈔筆蓄積也油素絹也鈔筆粉筆所以書也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景謂景行也山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瞻

恩慕願立碑也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

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晉時令諸墓

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阮畧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風化大行卒下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慕不已遂冒禁樹碑然後詰闕待罪朝廷聞之嘆美其意為謂作也置立也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被及也言入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禁令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金軌即為成規乞

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淵同迹親與王疑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

公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

知所適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者罪死故云禁凡帝車

暫止曰駐蹕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權每有感焉輜軒車也無碑故云罔識其禁

所適臣里間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施賓客之禁策

名委質忽焉二紀問里門也孤賤雲自稱也甄錄也言我逢齊網之寬不禁客游王門故乃得委

實事太宰已慮先大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葺螻蟻

珠襦玉匣遽失幽泉列女傳虞貞節曰人命長犬馬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

吾聞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葺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漢

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縷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葺藉也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

思誰知我未藉螻蟻而太宰已在幽泉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

奔南浦長號北陵微物雲自謂也南浦迎喪也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前

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立碑也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

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祭左曰何知後代不

在山頭乎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都督雍涼

州諸軍事後魏民吏樹碑讚述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書 ○ 上書秦始皇

李斯 斯楚上秦人也西說秦秦拜為客卿會鄭國

來間秦以作既渠覺秦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戎王使曲余于秦秦後歸由余

之有功臣秦之用客與客公以客禮禮之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勝于秦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入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

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迎蹇叔於

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

為上大夫左傳晉郤芮不鄭不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

豹奔秦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強商鞅將兵圍魏女邑降之擊魏公子印

五旬而舉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包九夷制

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

向事秦以施到今九夷屬楚鄢郢楚二縣制據昭王得范

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先次第四君

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秦昭王母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蠶食言如蠶之食葉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

之王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徒河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

不實外廐馱馱良馬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數寶者以下三段總一其意其文法翻為三樣蓋秦王此時正以色樂珠玉諸物玩為好故委曲其詞以動之下陳前後列也

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性而歌嗚嗚快耳者真

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此又說逐客之禍以懼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黔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裹足將登途也，雖裹足而

不敢入者畏之也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

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陽事吳王濞王有邪謀，陽奏書諫，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楚

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吳越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善，室不

相救也。舊遺二句今補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兔。言胡人馬盛揚塵不見鳥獸也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

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屬及也，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

何則？強趙責於河間。趙燕王為呂

於惠后。惠帝時齊悼王入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地

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文帝憐淮南王不軌

大王不憂，臣恐救

兵之不專，假言不專救漢實謂諸國皆

胡馬遂進窺於邯

義乃可明

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假言胡越水陸共伐漢實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鄆鄆趙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都也長沙郡名青陽水名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欲沮吳之

討使不舉兵而隱其言詞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趙如此則吳

趙各深不能相濟患憂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以王不知憂而陽為之憂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

盡智畢議易精極慮言變易精神極盡謀慮也則無國而不可奸奸求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

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

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言來游于吳已歷數王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

美行及人如風之下也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猶云至言也臣聞鷲鳥

累百不如一鶚鷲大鵬也鷲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武力鼎

祛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全謂未分

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死士義士也盈朝多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不安其位言無益于

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據關即入關也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褻儀父之後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

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者也邾小國也儀父諡也事與齊相類故引之

深割嬰兒王之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此言齊北淮方言初宋益之間稱所愛諱其肥盛曰襄襄子猶愛卒仆濟

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濟北王興居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云仆淮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故今天子新據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制也變易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權勢新政令也大臣難知難深測也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弗迎

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之不留行言攻之易也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破人之疲而收功也

以失其地荆亦楚謂項王敗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

王熟察之言國家不可庶幾

○獄中上書自明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

鄒陽陽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荆軻發後太子相氣

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別和

氏左足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又曰石也別其右足誅亦刑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具五刑故云極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竅剖比干觀其心于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或相識至老不相知或一見之頃即如舊契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藉借也丹即燕太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

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言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有尾生之信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音

言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烹一駿馬以食之馱馱駿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

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司馬喜為宋所

別說中山之君而以為相臙脚也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范睢隨魏

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齊遂使人笞擊范雎折脇摺齒睢得出亡入秦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爲應侯摺亦折也

罪澤之其身不容于世言皆義不苟容比周朋黨在朝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

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狄殷末人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比周朋黨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義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泠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積毀消骨

之言骨爲之銷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

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

金觀垂名當世奇獨也公聽金觀言無私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

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未象管蔡是也丹朱堯弟管叔蔡叔皆周公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而不說田常之賢捐棄也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土宰齊田常統節外而安平公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發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封比干心刺其屍武王封其後修其墳墓夫晉文公親其難而

强霸諸侯謂謂寺人勃鞞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法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强霸齊

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仇謂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則慈仁殷

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矧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跖盜跖也。由許由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為燕刺秦。士不成其七族。坐之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柢下木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庚也。器謂服玩之屬。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言貴先容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陽自傷在梁蒙被也。伊管莫為之先容。伊尹管仲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

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軻之得見秦王。以王寵臣蒙嘉受賂而為之先容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烏集如烏鵲之暴集也。

陽自傷在梁蒙被也。伊管莫為之先容。伊尹管仲也。故被譏尤欲梁王灼然信之不為羊勝公孫龍所惑。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拘攣執滯也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沈

也帷牆妻妾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不羈謂才高不可拘束皁飼牛馬

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焦鮑焦避世采蔬子貢難之曰

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砥礪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勝母嫌于不孝朝歌嫌于不賢惡其名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回汗行

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

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恢廓廣大也脅迫也

○上書諫獵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

育育育育也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凌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軼才過于眾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與不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

及遠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

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軫軾也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軾也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楸楸楸也之變而况乎涉豐草

馳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

難矣銜也利猶貪也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

杜如之文多
虛詞溫訟獨
此為近上

此陽自明雖
為羊勝公孫
詭所譖義不
回回汗行以
事諂諛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木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畏懼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納

枚乘

字叔淮陽人景帝時拜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全謂安全之道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不絕三光謂日月不食五星不

亂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父子喻君臣也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

此文大較一設喻即一結不敢顯斥其謀故微詞諷之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

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墮入深淵，難以復出。

引孔叢子子貢論東

郭亥語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也結續也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

雖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脫脫于禍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

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弊猶盡也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吳之謀臣必
有自矜其才
智道王之逆
者故以養由
基喻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涼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自發百中。楊

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言養由基之所得射者百步內耳。以已謀慮深遠較之則

養由基乃未解持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哉。泰山之霤。力穿石。殫極之綆。斷榦。泰山之水霤

井亦用之而斷其木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

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言析之則尚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謂大較易為智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濯而拔。謂十圍

言大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言制事在磨礱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

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吳王為制史大夫。朝諸王。地吳王與

以謝諸侯乘復上

書說王使罷兵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峩峩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六國乘信陵

之精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信陵君嘗率五國兵逐秦

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此秦之能
滅六國而
地承民人尤
仁伯王秦

夫是言也

七三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并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三分秦地而漢全有之故云全今天下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此言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亦類于斯無事言必無成事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地也先帝約謂本封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通謂州地也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

中國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于京師也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圈免奇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上林天苑長洲吳苑名游曲臺臨上

路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爲池漢宮池小故不如深壁高壘副以關

城不如江淮之險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也江淮吳之所以爲固也此臣

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年言王早還中得五分安全故云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如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

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也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

也

爲可樂也

朝夕池海也

史記卷八

七

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

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孝王將閭也吳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楚反堅守距三國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漢將鄼寄圍趙王於邯鄲故曰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屯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弓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言吳兵之急也臣竊哀之

願大王熟察焉

○請建平王上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昌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

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賤臣鄒衍也叩心言恨也庶女告天振

風襲於齊臺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雷電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金于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

之行引淮南子文也一定之論承扣信而見疑貞而為戮

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

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

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日者猶頃者升降出入于承明闕金華殿謂嘗

宮于朝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局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嚴局禁

宮闕也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

三五賤伎之末鳴盜謂鷄鳴狗盜也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避五五

為死三為生能知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

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捨瓦投

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

固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固以國士報之分分義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結

伏劍言死也淹願殺身使所天謂王也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歟音缺毀也迹墜昭憲身陷幽圜履

影弔心酸鼻痛骨昭憲明法也幽圜謂獄也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迫季

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

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

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

巖君平上蓋于成都市一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

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結綬謂登仕路也金馬門也高議論事也漢宮有雲

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謂終軍俱啓丹冊金圖

青史啓開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

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

於不義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失金妄意不疑不疑償之

問倫曰聞卿弟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

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指弟婦

翁一事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此自明之証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絳侯周勃也勃為太尉故云上將史遷司

馬逸也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

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

歌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嚴光字子陵與世祖同學變名姓隱張仲蔚隱居蓬蒿沒人東越會稽也西秦扶風也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燕趙表所出方今聖

曆欽明天下樂業曆曆數也青雲浮洛榮光塞河青雲榮光皆西伯臨洮

狄道北距飛狐陽原飛狐陽原皆邊地也洮距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義昭景沐醴謂昭景屋沐浴醴

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園門獄門也一物之微有足悲

者凡一微物失其所足以悲而况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

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梧丘夜夢五丈夫徒倚稱

無罪公問晏子晏子曰昔靈公出畝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

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後漢書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取其財物埋

井中交州刺史周敞行部宿亭夜夢婦人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因覺

壽姦罪奏之殺壽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奉答敕示七夕詩答梁武詔訪日佛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于言而辯

於才可即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累代以來少有如

舜彈五絃之者 雖漢在四世魏稱二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 性與天道言帝自然能 豈其多倖親逢旦

暮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臣早奉龍潛

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奉龍潛謂帝在

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詔有卿雖請于言 謹

牽率庸陋式訓 天弊式用也拙速雖效童鄙已彰 孫子

臨啓慙慙 困識所寘 也寘置也

啓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

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軫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修理臣亡高祖晉故

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

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賀遷孤

裔淪塞 緒胤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軫死父難 遂使碑

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表華表也雍門周

月纏迫 纏迫急 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言壺是名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言壺餘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左傳死王事加

壺為晉死干事而不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樵蘇之刑用秦攻齊禁柳

加故云關于晉典下季壘樵採事言此刑久絕今天子修壺之墓是遠流皇代也臣亦何人敢謝斯幸非分而得

謂之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屨衫虛于墓側蕭時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用三固辭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諒信也款謂不許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失圖荒也昉於品庶示均鎔造鎔造造化所鑄鑄者也言我于眾類之中同造化之一物干祿祈榮更所自掖虧教廢禮

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茲啓昉徃從

未宦祿不代耕言祿薄也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甘旨飲食也晨昏定省也由饑寒限役故廢闕其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

幾何可憑言神靈依憑几筵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

寂寥聞若無主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如在之誠何所寄晨昏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聞

空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守服喪也無別理不貳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若霈然降臨

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

心言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及于僻陋而無間也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詩曰孝子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奏彈曹景宗梁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有此奏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恐步無却顧望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恐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有刑緩是執緩之緩言死于執緩不敢棄也以死制例之可見咫尺步無却言有進無退逗撓逗留而阻撓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吏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竊尋德勳險侵軼整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

風靡德後匈奴名謂後魏主也王師謂梁軍也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淮徐皆屬梁地捷軍所獲也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師有功則奏凱樂而歸

費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與魏所遂破止軍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金城西泝日闕塗魏步道所出此言破敵之

而司步懸隔斜臨寇境司都易几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

摧醜虜司州刺史蔡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方之

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李陵將兵出居延北

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耿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中穿井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而去言道恭比之陵則不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單于後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漢武帝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涉安侯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啓上開疆也

寔由郢州刺史

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受命不故使蟬結蟻聚水草

有依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蟬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

退師延頸自貽虧衄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及

三關延頸

即日退還敵入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
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劔折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王
真置也主謂為罪首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以主為句臣當下讀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言故自行陣之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指縱即獵

示也言景宗譬之于獵則無發縱賞茂通侯榮高列將通
指示之功又無奔追殺獸之勞也列侯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

也每食擊鐘家語子路南游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左傳曰鄭
楚列鼎而食言驕貴也自頂至踵功寡人和諸戎狄景宗無此功而已當此賜也

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
膏而潤草塗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言道恭死後眾猶
亦豈宜有辭

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
面目人斯謂景宗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代郡

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
恐失其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
坐知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

教者故能出必以律鎚無爽易云師出以律鎚伏惟聖
負敗武英挺畧不世出挺拔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實弘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庸固謂
昏庸而膠固也理絕自逾胡縱逸久患諸夏逆胡後聖朝
言提言不可與言也

乃顧將一車書聖朝謂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也愍彼
司氓致辱非所司州之人也早朝來歎載懷矜惻致茲虧
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

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制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

職僚偏裨將帥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待御史隨違續

奏僚官也偏裨小將也結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景宗

本列侯而用白簡者以有罪也

○奏彈劉整內謹案以下有讞獄等語似贅昭明已刪今從之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凡

毓育字孤家無常子汜毓字稚春教睦九族青王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是以義

士節夫聞之有立有志也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闕茸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統袴謂

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統袴統袴謂

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疾之甚也理絕通

問而妄肆醜辭禮嫂叔不通問故云醜辭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謬加

大杖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

者豈可謂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鼓叟

有子曰舜舜事鼓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鼓叟

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竟夕不寐是謂姪言

兄弟之子猶吾子且當竟夕不寐而乃加之以大杖也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汝南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異居包

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高鳳字文通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

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

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衣無常主即汜毓也詳見本文之前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

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

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于是朝右

疑其矯焉弘歎曰寧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檐昌惟交質逢惡實不逢故人音至謂取車帷也折券棄債漢高祖從王媪武貫酒事也六斛四斗為鍾十六斗為庚言媪雖負鍾庚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神冕衣冠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徑烈左傳齊侯欲以文姜

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西漢書備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厥蛙隆誠非一

揆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

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竟切懷羸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涇水清渭水濁外猶離也自宋

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斷

庶兩婿相謂曰婭販鬻祖曾以為賈古道以祖曾高門家

如商賈之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胤

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藥卻之家前徽未遠藥即藥盈之藥卻即卻

傳叔向曰藥卻胥原降在早隸徽美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三十壯

也阜隸賤者言嫁娶之家結褵離以行簞簞咸失其所婦

此叙宋氏以
來婚姻本無
貴賤至梁則
不可

人之幃也。女將嫁，母為結其禱，箕帚婦人所執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革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殄滅也。陛下所以負宸興

言思清敞俗者也。宸屏風也。敞俗謂雜婚姻也。臣實懦品，謬掌夫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權右用事者。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燬，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

道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風聞采聽也。源雖

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胄代也。參華與曾祖雅位登八命。雅

為右祖少卿，內侍帷幄。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父璿升采儲

闡亦居清顯。璿為東宮官采事也。源頻叨諸府，玆禁豫班通

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列在此官。玷辱流輩。

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在遠謂為南郡丞。輒攝媒人劉嗣之，劉嗣之

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

胄。魏志：滿寵為太尉子，偉嗣。偉弟子奮至司隸校尉。家計濫足，見託為息。鸞見婚

息子之名也。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王慈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

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滿奮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武秋奮字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

於此。駭驚也。言王滿與潘楊異也。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潘楊潘岳揚仲武也。

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

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穢行也言其遠惡信成帷房之私當此簡之所賦裁也

充牀第

第第也

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行

資得參纓冕

世資祖父之業也參與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

同之抱布

列子曰股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且非我族類往哲

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

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格至也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

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

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

源祖父之貴也胃嗣也管庫賤人也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其食魚必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輿臺賤臣也言原以此等子孫而使其女嫁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陸雲曰高門降衡庭樹蓬衡橫木為門凡庶于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於事為甚

陸雲曰高門降衡庭樹蓬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

祖辱親也

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蕨無也

也黜世塵家將被比屋也黜世塵家將被比屋也

昔辰方媾之黨華心於來日

伍等也巳汚謂王氏也臣等方媾謂復如此婚姻者

叅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言言木
卷ノ

五

